



京報副刊劇場漫特寫

第一張

賦得國慶

十四年前的印象

泣告名流

生活——時間——思想的爭鬥力

第二張

雙十與教育家之宗教

國慶日的吉祥語

國慶日的娛樂

對於今年國慶之感想

談國慶

第三張

日本與中國

羅素近刊文

第四張

憶亡兒

一個節日

第五張

大畫家Puvis de Chavannes

遊絲

國坑裏的國慶

中華民國是個大笑話

說什麼！

賦得國慶

疑古玄同

顧頤剛

林玉堂

王統照

張競生

彭明善

余慕上

汪敬熙

忘襄元

昭相

張嘉

李介

攻翠嘉

臺村

年人

昭襄

忘襄

元人

昭襄

忘襄

元人

昭襄

忘襄

元人

昭襄

忘襄

元人

賦得國慶

(一) 疑古文同

天誦疑古，吳其右手，十多天以來，終日用藥水、棉花、油紙、綢帶，把五個指頭綑在一起。醫生吩咐以後藥外不准解開，等到吃飯不方便，寫字不方便，七課等級便不便，甚更連「秋毫乞之」的問題也只千讓伏園先生代我答應。唉！我右半哇！你真，「尺鵝紙的二十天之後，伏園先生來信叫我答『哀』。

「開·闢·特！」做文章，吊喪我半宵未「尺鵝紙」自然痛口答應。現廿·手是「天鵝紙的『了，匣变发戴止期却逼近了，謹有之曰，『老虎退在屁股後頭』，其斯之謂歟。嗚呼！」

苦矣！」

阿！有了！我一想起中國的社會，總是要「懷舊烏托」的。所以一開口，一動筆，既不會祖述妓女之打情罵俏，憲章殘片之脣肩詔笑，並且不會上等學者之高談遠妙，下農牧師之從容說教；只會行動鄙野，不是在叫，便是亂跳；言不雅切，不說狗吊，即說龜頭。——既然如此，今天何妨再把幾句討人嫌的老套頭話

搬弄出來敷衍敷責呢？

主意打定，便再瞞過醫生一次，偷偷剪掉開綢帶，請出右手，拿起筆來寫三話四一下子（云）再者，昨天已經偷解一次，給國語調用寫了一千多字也）：

國慶國慶，國者何？中華民國也。慶者何？慶也。民國紀元一年十月十日為中華民國國慶也之第一日，故定是日為國慶日也。

——呸！這個誰不知道！要你來說廢話！

——哈哈！大家都知道了嗎？好哇！知道中華民國有國慶日而向它慶賀（雖然大都是牽了線來慶賀的）的人們。據我的瞎猜，總該是賀或中華民國的人們罷。

要是我瞎猜得不錯，那倒要來贅幾句老套頭的廢話。

民國與帝國，雖然只差了一個字，可是因為這一個字的不同，它們兩的政治，法律，道德，文章，不但相差甚遠，簡直是背道而馳的。帝國的政治是皇帝管百姓，民國的政治是國民相互的一種組織；帝國的法律是擁護君主而

指制臣下的，民國的法律是保障全體人民的；

帝國的道德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和，婦聽，長慈，幼順，君仁，臣忠」，民國的道德是「兼愛」；帝國的文章是貴族的裝飾品，講究此款式，烏義法，民國的文章是平民抒情達意的工具，應該貴活潑，貴自由。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帝國為民國一切文物制度，可以說毫無相似。要民國，惟有將帝國的一刀扔下毛頭；要帝國，惟有將民國的一切打下死牢：這才是，乾脆很正當的辦法。

從民國紀元到一年十月九日倒數上去，一直數到赤堯延不經的什麼堯舜時代，都是帝國。

所以這數千年中無論什麼書中所講的道理，都是帝國的道德，在民國是一通用的。不必說什麼孔二先生孟老頭兒的議論了。請看那位單名一個「行」字的許老著，他叫大家都不要種田，總算是狠講究平等的人了，所以今之「禪」少年中竟有人說退位老著的學說有合於蘇軾的勞農政治；然而他却說，「貴者與民並耕而食，終殖而治」，原來他不過要請皇帝（請侯成是一個地方的皇帝）也去種田罷了，他只希望皇帝肯種田，皇帝這樣東西他還是要的。所以他還要「治」，像他這樣一位「禹舜」還不敢說不要皇帝，請「聖道」中的君子們更無論矣。民國是無論如何，絕對的不能與有皇帝的（

十四

(十月四日出版)

狂種

兩

1 四光 (民國作所短詩一百四十五首，已出版
書價五分)

2 狂種不定期刊第一期 已付印。目錄列下。

失意的英雄（詩文）

午死之側（翻譯）

金華（論文）

錢塘

美

書由北京大學教授張先生博士

新編印發

英文序

論
號

四

胡適《題皮叔華女士畫（詩）》

五

鄭元瑞《十一元寄足三的詩》

六

陳雲青《處處北京大學生發表過的多首》

七

顧易若《學第一院傳》

八

王君《大洋生前，從不討厭，到書不多，買客從速。志願

九

李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十

大石竹三十二號樓社出事務部

又一個四川人呼籲之聲
洛陽人呼籲之聲
「給我點新鮮空氣」

陳雲青《處處北京大學生發表過的多首》

顧易若《學第一院傳》

得活！」豈獨三十！三百三千三萬……年。

，它也沒有復活的希望！它應該永生永世安寓毛廁之中！

真是好笑又好氣，「民國肇建，十有四稔

」了，居然還有人來提倡國粹，鼓吹東方文化，他們竟沒有想到「民國」這樣東西，壓根兒就為國粹之所無。壓根兒就為東方文化之所未有。若倡國粹，鼓吹東方文化，出於康有為

，羅振玉，王國維諸人，那是很對的，因為他們是要皇帝的；今乃出於贊成中華民國的人們

，實屬出人意表之外之表。於此可知他們開口

民國，閉口共和，他們壓根兒就不知道民國共

和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大概以為民國紀元前一

年十月十日的革命還是和什麼湯武革命一樣，

不過換個朝代罷了。他們大概以為除了皇帝改

稱總統以外，其他都不必——而且又是不該

——改動的。所以有人公然主張民國以祭天

，祭孔，讀經，甚而至於以誠朴利舉，誠朴

御座，乃至認種種頑固腐臭事於不可齎逃的

糞尿穢惡為無時無之樂言！嗚呼！民國國民之

「粹」竟一至於此，還有什麼資格來做民國

國民！還不什麼臉來紀念國慶！乾淨去做了這

樣一乾脆玉向愛新覺羅府上的儀哥兒裝矮子招

印頭蟲是一樣，雖然忤逆，主義倒還是

對的。

這一類討人嫌的廢話還想再寫幾段，可是手不擗氣，只好作罷筆之想了。姑且用幾句話

來結束此文吧：

要中華民國，要認民國紀元前一年十月十

日為國慶日，則請趕快將國粹和東方文

化扔下毛廁。

這樣只是國民僂用的一位公僂，我們因為民國人民應該一律平等，不願意稱他為奴才，為底下人，但他的地位，不過是一位賤房師爺而已；一班「禪彈」稱他為「元首」，為「極峯」，真是狗放屁！」，所以帝國時代的學說，無論其為「形而上」或為「具象」，簡直沒有可以適用於民國的。

因為如此，所以吳稚暉先生主張把線裝書扔到毛廁裡去，乃是絕對不錯的話。不過吳先生規定它要寓毛廁的期間為三十年，我以為容易啓人誤解。我知道吳先生的話是對於整理國故而言的；吳先生是說國故可以整理，但須遲至三十年以後。我以為整理國故，倒不必有這樣的限制。現在「禪彈」雖多，而如胡適之，梁啟超，陳景潤，徐旭生，唐君毅諸位先生肯來整理國故，乃是很好的事情；有他們來整理國故，則青年學子想知道中國歷史（廣義的），就可以看他們整理成就的著作，不必白費氣力去看那為難看懂的古書了。講到三十年以後，雖然現在的遺老（廣義的）大概都死盡了；而現在大批「遺少」「遺幼」之遺物無存，又，大有「日新月異而歲不同」之蓬勃景象，有誰的建議，則我們要嚴厲的對它說：「汝不

十四年前的印象

頡剛

伏園先生要我替京報副刊的雙十增刊作文，這種慶賀年節的文字責任是沒有什麼話可說的，我還是說我過去的經歷吧。

當我十歲以後剛剛懂得看報的時候，恰是革命與保皇兩派開始很劇烈的當兒。川革命者報是禁止書送的，我只在飲冰室自由書等書裡知道這一點革命黨的影子。我們讀範圍的小孩，腦中見到的是許多古帝王古賢臣的名字，先生教作文，又十分着重拍頭和選課等事項。要說國家可以沒有皇帝，旁聽是說一個人可以沒有頭，我們學塾中立了一個文會，分了革命與保皇兩派來作爭辯的文字，在革命派中的都是近二十歲的人了，他們已經知道機關有虛無黨，保皇派中多是我們十二三歲的小孩，所以保皇派永遠的革命派所壓服，我們很不平，但也很不出聲過革命派的方法。

過了不久，主張保皇的人竟吹立憲了，他們的國內的機關報叫「時報」。我天天看，很愛看立憲派人的公報。舊政府抵不住這股潮流，以預備為遲延之計，許多人不滿意

，對於政府下攻擊，我覺得他們是過分了。這時我已進了高等小學（地方上第一班高等小學），學校中開游藝會，請來賓出題目，當場試驗作文。有一個來賓踏上講壇，在黑板上寫了「革命立憲辟」五字。我上場作文時，心中慌亂了，這位來賓寫字很潦草，使我在慌亂中把「革」字誤認爲「草」字。我以為她的意思是說立憲必須預備的，不可草率就下上諭實行的，正是對於近來攻擊政府的人下一針砭，於是就在黑板上大做其立憲應該預備的文章。場下許多人知道我做錯了，但沒有一人出來提醒我。

直到我下場之後，纔由校中總理（監事）上去，說：「這個題目的關係太大了，不是小學生所應做好的」，幫着我遮飾了。這雖然是一个笑話，也算得我幼年時的政治主張咧。

在小學校的時候，曾私下買得幾份「復報」，封面上的字是反寫的，表示他們謀反的意思。我看了裏邊的敘述，沒有一句不使我驚駭，尤其是直寫「風傳」「弘明」等字樣。但看了之後，我更知道風傳弘明等確是一個虐待我們漢族的暴君，不是深仁厚澤的聖君了。後來

又從輿論學報中知道明末許多成仁的先烈，才知道當時許多有志光復的先哲，又從近世中國的史中知道清代的許多文字獄，雖然於我們漢人萬無半滴人統治之下生活的道理。反看立憲黨人的言動，又覺得他們是天生的奴性了。

進了中學之後，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呼日報」在上海發刊，我們非常的愛它能給與我們一種新氣象。這是有血性的，電感鼓舞我們使我們甘爲國家犧牲。後來這家報館給巡捕房封了。他們改出「民呼日報」，表明現在專制的暴力之下不敢呼而又敢呼了。但民呼的生命

——自由——

李光忠
馬約翰

十一

狂

時事短評

溫生財任廣州知了福源將軍鳳山而被捕，

鹿野寺官兵罵了一聲「丟臉！」這是見於報

紙的。我們看見了這句話，雖不懂得他的意義

，但覺得還是可以感覺溫烈士的豪傑的氣概的

。所以一班同學都任打架或開口的時候便互罵

「丟臉」，以表示自己有烈士之風。徐錦麟，

熊秉坤等的失敗，我們也都表示熱烈的悲悼的

同情。

露聲一聲，武漢起義，我們是何等的喜悅

——
新詩——
我所見的南方

——
——

杜子漁
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經書處北京東城北新書局
三、政治家心理分析
四、社會與保守派
報費每份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三十期
通訊處：4·金匱胡同十六號。

發行所：北京中華大學升號

地圖：每本一元

主美：小說

奇鳥的不速之客（遊記）

唯民

期一

一月一號

呵！從先我們在學校裏，無論什麼事都不聚心了。上海報的送來須在午後，我們等候得心焦得很，所以每天扣車了火車到站的時刻，還出員報代表二人到茶館裏去等。唉！報紙最先送我的是《茶報》。我們一買到報紙就飛奔回學校，給大眾看，並且把街坊上聽得的傳說說給大衆聽。每得到一個毫無光復的消息，我們就多一捧高興。若某地又給滿清奪回了，當然是要懊喪好久了。那時看同盟會裏的人彷彿個個都是天神，看一班新都督又彷彿個個都是飛將軍，我確認他們是有旋乾轉坤的偉力的。

但我們又納悶了：為什麼我們居住的江蘇省會（蘇州）還不見革命黨光顧呢？果然，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復了，接着就由同盟會中派人到蘇州來，和江蘇巡撫程德全接洽獨立事件。我們知道好消息就要到了，看看一班市民的驚詫只覺好笑。當蘇州光復的那天早上，我叔祖夜急急地對我的祖母說道：「蘇州城失去了！只要挂白旗，就可由民軍保護安全的！」于是我家就在前門後門各用竹竿支起一方白布來，算降順了民軍了。我的祖母吩咐把前後門緊緊閉上，以防萬一，但我那裡還敢的住呢。一定要到街上去看。祖母叮囑道：「你要去出去，可不要走得太遠！」我口中答應，心中早已打算徑到遼寧街門去了，那裡離我家有五六里

地呢。到了那裡，只見一面丈見方的白旗，上面大書「與漢安民」四個大字，筆勢飛舞，墨瀉淋漓，煞是可愛。衙門前排滿了許多軍隊，背上都圍了一方白布。許多看热闹的人在那邊交頭接耳的講，說如何昨天來了幾場革命黨，他們如何給程德全長跪，要求他宣布獨立咧，他們如何給程德全印咧。我在這新都督衙門前徘徊，心中說不盡的高興。大約這是我的有生以來對於國事最高興的一天了。那時看了街坊上挂得密密層層的白旗，覺得前途的希望真是無窮，滿街的喜氣既去，從此是「景運隆會，不難立致」。

蘇州光復之後，我們學校裏就組織學團，我們卷草又組織巷團，徹夜搜查，防壞土匪。我的一身擔負了兩種責任，這一夜背着槍，那一夜提着燈籠，雖然很累，可也足以顯得自豪。我們都志願作學生軍，也練習打靶。學校中的楊柳樹就代替了靶子，樹幹上打得七穿八洞。有一天，蘇州公民要選舉蘇州知府，借學校禮堂開會，我却在學校校門開了一槍，害得一班公民受了不意的驚嚇，都說：「這是那兒來的槍聲咧？」

蘇州沒有像樣的報紙，所以軍政府聘了張照漢士到蘇州辦《漢報》，宣傳革命，報館設在滄浪亭的可園。我和葉聖陶君都心喜得很，希望的夢。

我這幾天太忙了，寫到這裏，不說不停止了。我這年這裏停止罷，好讓我永遠保持這個

为什么泣告名流？

林玉堂

伏虎兄嘱我替國慶增刊做一篇文章，不拘長短。我以為京報副刊的國慶號當然照規矩得談國事，登些什麼「民國十四年的回顧」，「民國十四年國慶之感想」一類的文草了。談體事必談到我廿四月來的滬案運動了。滬案運動現在正告個小結束，倘是拉雜談談，當然有些「感想」了。但是題目還很大，從何說起，我們到底要寫給誰呢？向誰說這話呢？政府方面我們是無話可說的，任憑你再編了一百封的書面，上了一百件的條陳，——也不過讓大家貢鑑質簽你的文章而已，——而世界上可做有用的學還多着呢。到學生講呢，我們却有點害臊；我對於這回在中廣這毒腐行的中國人中竟可以看見這樣不中庸的狂熱青年，只有喜出望外而已，還不知何話可說呢？孰是說出也不過言一嘴，所以連我讀人家的啟告青年訓不青年的文章，無論五一勿忘國體多謀辦法」呵，「愛國心不能救濟」呵，「你們的唯一的職務是害臊一下。那麼還有話可以對誰說呢？除非對又不能像他們的才力，豈不是又有點「徒託空

熱度早已消除大半哩。（好像不大字，總是有用處，敬意，這種對學生運動的大阻礙，出於政府公文乃出於名流之口，這才是真正怪事。

○

學生不加入政治便如何？

本年五月九日，華人教育總長禁止開國恥大會，其事已怪極了。到底學生是不爭氣，每開一次手，全場之治安立刻生出問題，或是軍師治安的警察除去禁止鳴會以外別無良法，是以維持秩序，這些問題都屬過去可以不提了。總而言之，由我們看起來絕是一樁怪事，其中有一個問題是政府不要據民紀念區而已。孰料一樁怪事剛過，更怪的事又來。滬案學生，全員的聯合發起倒蔣運動，政府方面自然盡數行「以息民氣」（意者民氣愈早息，外交便愈好辦了），不遑他代，政府係右觀望形勢，不敢公然反對學生運動，不威，游行，開會，演說，亦得自由，而隨時已有名流出來反對罷課反對排貨了（但是却是主張研究辦法的）。時過日遷，既為學生之力國民運動已稍陷為世界所注意，排貨罷工也已略有端倪，外交官派代表督令，而整個學運命運

卜，裡中已經把一些青年好的參訓一番。中國各種的會也開始加此種。此一為奇，是這個時候，三月來不與青年合作，名流，又要在外邊說了。由是自己打架哩，什麼家理此大字（貼牆子）自上之人，寫成之後，自己看了很滿意，他的同胞不便。當袁世凱年老時代，他的祖國在

胡述之先生介紹我做《社會》（全體的青年男女學生）之後，雖然聲明「不期眾人都做葛底斯堡文」，然而却有夢見了沽倉混亂的灌下哈龍去，却仍舊的如廢墟，不聞不問，只顧捆書包上學，以與今日實在情形比較孰為可喜，名流對此作何感想，我們也毫無從知到了。

個人能做德國詩翁嗎？

歌謡週刊台司本第四冊出版

志摩的詩

上海代售處
泰東局

現代社文藝叢書第一種

海寧西評
法院要究辦金佛郎案
召萬

局，亞東
民智書局，上海共

出版了，自本星期起在現代評論上（七、八、九

這是十三年十二月到十四年六月的週刊。在這一冊裡，有孟姜女故身的研究，有膳八粥專輯，有方言專號，有吳語專集，有津浦白話，有

歌謡對談，有「不見之」白話，不坤宮的

因此話又說回來了。我們不能否定生活，我們更不能超出於時間之上或時間之外，我們必須在某時某處找我們的生活。生活的味道，辛酸，甜苦，固然不止一種，就是平淡，崎嶇，也不一定是一樣的路途。記得從前我會打過一個譬喻，說：一束為桃花，不作浮萍，這兩句微妙的話方是了悟生活的真實意義。「一生」的一生的因脫兒不能一日幻作空花，那一生的衝進，「生」的搏鬥，「生」的膠擾，便永遠留在人間。時間是生活的外延，而生活便是時間的酵母。

變形易色。

思想的爛感，以變化一切，支配一切，掀動一切，破壞一切，也能建立，完成一切的一切。這並不是說着好頭的話，打開人類的進化史。這相爭鬥的動力，便是奇怪的思想。而人類為甚麼有許多的思想？沒有別的話可作解釋。我以為全是由生活力與時間性醞釀而成的。

如果思想永遠是統一的，是集合的，是沒有破裂分離的時候。那末，生活便不成其為生活，時間也永遠是千古不變了。我們所說的思想，自然是包括多方面的；如政治的，科學的，文學的種類上的區別；又如苦痛的，快樂的，失望的，滿足的性質上的判分。總之說具體上講來，思想是人類一切的哀痛之淵，愉快之府，也可以說是微幸的機運，躍動的原力；是人類活動的大本營，也是世界造就的根本要素。而能為其左右禦翼，助之搖旗呐喊，金鼓齊鳴的，就是時間與生活。

由思想而形成的爭鬥，甚而至於形成實力的交手仗，在我個人來說是非常有趣，不有趣，實在也覺得這是人生本性的真實揮發。必須有這樣精祌神動，爭鬥堅忍不拔，有這樣的聲色力量都十分充實、十分飽滿的戰鬥，才至現出人生活動的焦點（O. P. O.），像這樣廣泛的，猛烈的，壯旺的由鬼魅之力的支配，由思想之翼的展翅，由慈悲之源泉所噴發出的爭鬪，真所謂「在乎其不得已，不在乎其未可制」（節取莊子語意）的人的險德，希在揮動呢。假使沒有莎格拉底，沒有耶穌，沒有項羽，得，劉邦，沒有斯拉，拿破崙，納耳遜，沒有梅得，涅，瑪志尼，加利波的，沒有華盛頓，李寧

這種種的人類爭鬪的領袖與多少無名的英雄！不管他是專制的暴君，也不管他是無政府的黨人，則人類歷史豈不甚黯淡無光，沒有的可看，也沒的可作，而且人類之浮濶的，猛烈的，壯旺的精神，也更踏破鐵鞋無從覓到。然而偉大的爭鬪者，我們可以說他畢竟是主人類的驕兒，也就是時間與生活的敗家之子。然而我們崇拜思想，崇拜思想的揮動是人類之力的活躍，所以喜歡看世界中一切的爭鬪；其實世界一切的爭鬪，只要是由真正思想的威權中爆發出來的，物那四散的火星總是灼灼地光彩。

呼！就是這天高氣爽中有兩面光采灰暗的五巴旗兒在公園門外，新華宮前，遙遙相望哩？是見到疲倦天色，哀號，喊一聲一更大的內情，笑聲？還是「銀色燈檯頭」的雪光一亮哩？我們的時間是整個兒安貼貼地躺在地上了麼？我們的生活是被抽血，機然全病兒抽盡了麼？由思想而帶來的爭鬪呵！你們何不任牠笑出，燭耀光明的爲這沈沈古國新演上一場大戲！只要是活動便好！我們看煩了，看厭了！傀儡的把戲了。——爲這招牌上大書深刻的十四年的令人漠然的「國慶節」來預備點砌末！要畫彩頭！

從前讀過一本非我們貴國的一位著作的文字，他說：

「我們不明白奇怪的種種思想在我們心中的激動。這種種聲音是喊動我們到許多到底要問一句絕對爲甚麼而作？爲甚麼「爲一而爲的」那末，真正偉大的效果，沈重的工作，便不容易期其實現了。雖然我們還不能了解這些聲音的意思，而且藏在我們之中的種種回響所能回答的是擾動，不清楚，而且是啞默的。」

我們所消費的是甚麼時間？我們所度過的是甚麼？我們還不能了解這些聲音的意思，而且偉大的效果，能否有沈重的工作之實現？就是要看從此後的思想的爭鬪力若何了！

伏園要我爲京副國慶日作文，我久不作無味的文字，尤不善於作應時的文字，在百忙而且微病中草成清篇，誰的東西，正是不勝時，更不必說唐宋「懷景兒，湊個份子，更不必說唐宋」了。

十六日午後。